

《辽河》杂志特别奉献 2022中国年度诗歌大展作品选（七）

那场雨

大可

不谈牛仔褲和碎花布裙子
什么都不谈论
只谈你的后院里生长的高粱和玉米

多年来，一场持久的旱情
在一场大雨中找到了出口
电闪雷鸣。此时，你怀想一滴雨
如何会在那个动荡的天气里
解读爱情
后来。我想
只是那一次的风雨来得比较陡峭些

（《诗选刊》2022年第7期）

西津渡

季风

都是些遥远的事情了。即使派出一个
船队出去寻找，也找不回你转世的景象。

相比较渡口，我更喜欢戏台。
渡口空旷，古代的风浪
一个接着一个刮过来，
说书人的话题，丝毫没有减轻。

相比较回忆，我更关注现实。
回忆是一根细线，随时会断裂成
此岸和彼岸。
用条石铺一架结实的梯子，接通蓝，
天空正以我为中心形成风暴。

下午五点，古街有琴声传递过来，
让人心猿意马。
淘古的人陷进时间深处，抽不回身，
他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故事中人。

我相信，在尘世的起折转弯处，
都有一个渡口。渡日，渡月，
渡内心的流水。那些空旷的部分，
像一个空怀抱，发生的情节，已被时间取走。

（《安徽文学》2022年第3期）

辽金时光

纪洪平

一只白色海东青穿越千年
以一个凶猛俯冲，抓住了那段惊慌失措的历史
精美宋瓷，釉面映着冰封的湖底
那个辽国公主从马背上跳下
扶起尘埃中的爱情

铁马金戈瞬间踏碎霜冷长河
头鱼紧紧咬住了大辽故事
谁从瀚海深处，射了一支鸣镝
蓝天倒映出无数受惊的灵魂

旌旗猎猎，北方的豪放气壮山河
白色海东青像道闪电，落在骑白马的少年身上
辽金往事从湖中打捞出水
溅湿了一地细细的时光

（《奔流》2022年第2期）

假如海豚湾就是一片海

张佐平

假如海豚湾就是一片海
那对面绝壁上的海豚就一定会游过来
就会游到我们这悬崖边的游泳池里来
游到望月湖里来，并长出翅膀
与金凤山的风车一起转动，发电、发光
把这个4A景区到处照得闪闪发亮

假如海豚湾就是一片海
我们就看不见这沟壑万丈、山峰盈天
就看不见溪流跌落悬崖是那样义无反顾
就看不见雾气升腾是那样犹豫不决
就看不见青山侧耳听，田垄起绿云

假如海豚湾就是一片海
我们这些游览的人成为密密麻麻的鱼
这些外观别致的农家乐就是琼台楼阁
这些房前屋后、长满松树的小山就是蓬莱仙山
这纵横交错的田间小道就有不确定性，就会飘摇不定
就会成为我们通向未知世界的必然路径

假如海豚湾就是一片海
整个大窝村回到亘古、洪荒；而我，回到原始状态

（《奔流》2022年第4期）

吹拂

寿州高峰

为了表达不枯萎
有时需要浇灌
更多的时候需要吹拂

这股风不大
起自草叶上的蝴蝶翅膀
叶尖不动，原野却稻浪翻滚

在吹拂我之前
吹拂过杏花春雨，燕子呢喃
吹拂过木格窗、皂角树和“的确凉”衬衫
吹拂过诗中“惹却三千烦恼丝”

我仰着脸让它吹
解开衣扣敞着怀任它吹
当我睁开眼睛
屋檐低矮，父母高大
这些年持续吹拂我的家风
其实与自然界的风没有多少关系

（《安徽文学》2022年第1期）

情不自禁

田斌

小溪上放根大树
就是传说中的独木桥

我从上面经过
女儿怕，喊爸：抱

溪水把石头洗得干干净净
一个个像鹅卵

一个洁白晶莹像珍珠
我捡给了女儿玩

路边的油菜花开了
小蜜蜂在花丛中忙

我掐了一朵
给她玩

女儿告诉我
要爱惜花草
我真的忘了这茬
缘于情不自禁

（《安徽文学》2022年第2期）

论虚拟偶像

徐春芳

谁都可以被代替
谁都可以和你在一起

你是生活里的一束光
我曾祈祷新的女主角
红叶般停留在一抹秋色上

未来的世界，谁需要人类
一只眼睛，凝视着宇宙里
每一个镜头，想阐释
行为艺术的完整和完美

上帝死了，我也随着死了
死在头脑超级风暴和谋杀里
生活奔跑过来无数讨债鬼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蓝色星球上
生存或者死亡，都是演员
落幕前幽深的一瞥

梦制造了真实，打起了组合拳
真相随着难以追求的追求去世
血肉之躯推翻了物理
在天空里漂浮，如云朵
集结在无法释怀的追忆里
常温的时间，被一滴眼泪
喷发出火山的岩浆

我焚烧我的词语和梦想
病态的恐惧，细菌般滋生
玻璃窗与世隔绝，秋雨在窗外
我在窗内，拥有秋雨般朦胧的你

真实的虚假，虚假的真实
拿起扩音器时时刻刻灌输
蓄谋已久的胡诌
在大地上泛滥洪水

重复不可摧毁，谎言赐人以生命
——这早晚会发生

（《安徽文学》2022年第1期）

棋子

天天

我在其中。推开手边的窗，
那么多身不由己的河与岸……

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虚无中央种下粮食、因果，
一年又一年，没有别的打算，
我仍深陷其中，如一件将要生锈的旧物。

如果凋零就先把我落下吧……
落在枯枝后头，
像一片盲了眼的雪花，
一步三回头，走在冬天的深喉里。

（《安徽文学》2022年第1期）

老白干的烈性， 就是我们的血性

刘忠於

我们是一群年轻的汉子
我们的血性
就是老白干的烈性
我们除了有一身蛮荒的力气之外
似乎一无所有
量体裁衣，我们适合光着黑黝黝的膀子
在热带海洋季风气候的海甸岛
钻孔灌注桩，把青春和汗水
融入桩基混凝土
我们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就是连续干了七个白昼
和夜晚
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像是集体被生活倒空的老白干空酒瓶
横七竖八，东倒西歪
斜躺在沙石堆上
顿时，寂寥的工地
一片狼藉

（《安徽文学》2022年第4期）

高出人世的翅膀

桑子

山是人的另一副骨架
现在太阳布下浓荫
与黑夜别无二致
灵鹫教会所有眼睛可怕的平衡术
关于未来的狂想
比果实的内核更准确
深入所有人强烈的渴望中
寺庙在一条溪流和十大戒律之间
有些地方不需要抵达
无限就在此
在一张旧照片看到果实成熟
死亡多沉重
造山运动以反向的力让它变轻
无可抵达的尽头
有翅膀高出人世
松针上行走的人
陷入光的沙丘，无计脱身
植物庞大的根系藏着巨大的激情
过去它们是大海和流云
现在它们是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

（《安徽文学》2022年第2期）

草原饮酒

蔡森

烈火灼烧的液体在体内喷薄
草甸通往生命的源头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人
认领酒水这唯一的方言

在月光下，万物和世界平行
陌生发酵成为一种熟悉
我们躺倒在草原的腹地
体内长出的草和后背压着的草
相互接纳，恍惚之间是马粪和
一头低头啜泣的牦牛结束了宴饮

我们经过的草原，一些事物被重新命名
袒露了一夜的内伤，赶紧用衣物裹紧
天亮了，我们各自散去，谁也不认识谁
只有散落的酒壶继续守着那些秘密
带着一些星光，潮湿和寒冷

（《延河》2022年第2期）

鼓山暮色

爽心

我的小屋是微风下的草木
略低于天空中自由的鸟鸣

枝桠街着晚风，一朵积雨云
追着红蜻蜓满山谷地跑

偌大的夏天挂在小池塘的荷尖
刚好，是我喜欢的样子

夜色中，那么多紫花苜蓿
挤在一起，等待星空盛开的消息

从生长的山村到群山的额头
我提着一条小溪走了一整天

（《诗刊》2022年3月号）

我尤其放心不下的

刘艳芹

一有风吹
定会有草动。一闻到花香
春天就把我又盛放一次
出于惯性，有人说到星辰时
我依旧会不停地战栗
我担心一场没来得及降落的雨
叫出隐匿的乌云
我担心黑夜的闪电
洞穿我的身体
一颗成熟的果子无处可藏
我尤其放心不下的是
门外梧桐树上的知了声
久久不能落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诗选刊》2022年第8期）

荷塘月色

凤萍

月倚青山 醉了夏夜
亮了传奇 光谱下音韵之美
月如钩 星星挂在了荷叶上

披一袭薄纱 漫步荷池
荷香吐艳 碧水传情
倩女犹抱琵琶 如闭月羞花

一卷诗语 漫过月亮的唇
荷叶打开臂弯的温柔
荷花点亮内心的灯盏 背影入梦

慈悲者的一滴眼泪
在灯火阑珊处 打坐入定
清风明月回家

（《每日一诗（2022年卷）》）

稻子熟了

余建珍

这一日 我们默默地端着饭碗
与您的名字一起慢慢咀嚼
在此前和在此之后
有多少人懂如何挑选一粒谷种
有多少人知道
水稻从播种到成熟的过程

五月 家乡的禾苗正在返青生长
来不及弯腰叩首
蛙鸣替他们直喊疼

一个把一生浸在稻田里
播撒梦想种子的父亲
把自己种在了泥土里
他要以此般神圣与庄严告诉母亲
稻子熟了

（《诗歌月刊》2022年第5期）